



郭荐,字舒之,号帘青居士。他不仅诸体兼善,书法作品屡次入选全国大展并荣获“兰亭奖”,更在绘画、篆刻、诗词及收藏领域均有深厚造诣。

与古为友养风雅 ——郭荐的“帘青”时光

文/本报记者 李莎莎

图/本报记者 刘冰

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,我们总在寻找一方能心灵栖息的角落。而对于书法家郭荐来说,他的世界,早已在名为“帘青堂”的工作室里静静生长。

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(唐·刘禹锡《陋室铭》)这间取名“帘青堂”的工作室,像是被时光精心收藏的秘境。门外是钢筋水泥勾勒的现代轮廓,门内却是林立的书架,错落有致摆放着典籍、古印、铜镜与老瓷。踏入其中,仿佛瞬间完成了一场从喧嚣到宁静的穿越。

在这里,郭荐执笔凝神,纸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技艺,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一体之境的追寻。他相信,艺术的至高之处,不在于某一技法的精熟,而在于一个人内在世界的广博与深远。

从痴迷到“四全”:一场艺术的修行

风雅,不是一蹴而就的气质。它始于熏陶,成于痴迷,最终固于系统的修炼——郭荐的艺术人生,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。

家学是他艺术的起点。在二祖父郭影秋的诗书氛围中长大,他从小耳濡目染,文人的情怀如种子般悄悄埋入心田。十五岁就读师范时,一堂书法课,让他初次感受到笔墨之间的韵律与力量,从此,再也无法放下。

工作之后的郭荐,对书法的热爱几乎成为一种痴迷。他常常练字至深夜,满地铺满写就的纸张。没有练习纸,就用报纸替代;纸张用尽,便以水为墨,以地为纸。那种源自生命本真的执着,仿佛一场静默的燃烧,为他日后漫长的艺术道路注入了源源不绝的能量。

1990年,郭荐考入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,从此步入系统学习的阶段。在这里,他不仅精研篆、

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,更在篆刻中找到了另一片天地。也正是在这里,他确立了“不求一绝,但求四全”的艺术理念。

这一理念,源自潘天寿先生所倡导的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全面发展,与郭荐内心对完整的艺术人格的追求不谋而合。“一个书法家如果只追求某一项的极致,那他就只是一个工匠。”他说。在郭荐看来,艺术如同金字塔:底座越宽广,塔尖才可能越高。

自此,他的创作进入全新境界。作品屡次入选全国大展,诸体兼擅,并先后荣获“兰亭奖”等重要奖项。他持续在绘画、篆刻与古体诗创作中探索,学者冯其庸先生曾称赞他的墨梅“很雅”——这简短二字,正是对他“四全”之路的最佳印证。

从痴迷书写的少年,到学者型艺术家,郭荐的风雅,是在日复一日的“博”与“专”之间,被慢慢“养”出来的。

艺术即人,养气为先

当技法臻于成熟,什么才能决定艺术的最终境界?郭荐的答案清晰而坚定:是创作者本人的修养与格局。

“中国艺术的本质,是关于‘人’的艺术。”他说,“作品最终呈现的,是一个人全部的生命状态——你的学养、才情、志向,简而言之,就是你如何为人。”

对他而言,每一次创作,都是一次修心的过程。他尤其推崇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·书概》中的观点:“凡论书气,以士气为上。”这里的“士气”,在他看来,是文人气、书卷气、金石气等多种高尚气质的融合,承接的是魏晋以来的人文风骨。

“笔墨终究是心灵的外化。心中有什么,笔下就会流露什么,这是骗不了人的。”郭荐说。这种清醒

的认知,也让他对当代书坛的某些现象保持反思。“如果一个艺术家内心空洞,即便技法再娴熟,作品也难脱俗气。”

因此,他将“养气”视为艺术修行中最根本的功课。他推崇孟子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的古训,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。他笔下的梅兰竹菊,仿佛不是画出来,而是从心田生长出来的一般,带着清雅从容的气息;他描绘的樱桃,圆润饱满,仿佛不是来自泥土,而是源自心灵的滋养。

在郭荐的艺术世界里,每一件作品都是人格的投射,每一次创作都是心灵的修行。他相信,唯有持续不断地涵养内在,才能在作品中呈现出那种高雅脱俗的“士气”,才能创作出真正“人品高洁、舍形取神、入古出新”的性灵之作。



郭荐创作、收藏的书画作品。